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春秋編卷二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秦朴

經部五

讀春秋編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讀春秋編十二卷宋陳深撰深字子微平江人嘗題所居曰清全齋因以為號朱彝尊經義考載盧熊蘇州志稱深生于宋宋亡篤志古學閉門著書天歷間奎章閣臣以能書薦潛匿不出考鄭元祐僑吳集有深次子植墓誌據其

所稱植以至正二十二年辛年七十則植生于至元三十年癸巳又自稱長於植一年少于深三十餘年則深之生當在開慶景定間宋亡之時僅及弱冠故至天歷間尚存也所著有讀易編讀詩編今並未見惟此書僅存其說大抵以胡氏為宗而兼採左氏蓋左氏身為魯史言必有據非公羊穀梁傳聞疑似者比自宋人喜以空言說春秋遂併其事實

而疑之幾于東諸高閣深所推闡雖別無新異之見而獨能考據事實不為虛憍恃氣廢傳求經之高論可謂篤實君子未可以平近忽之矣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讀春秋編卷一

宋 陳深 撰

春秋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師古傳曰春秋之義雖人獲善貶惡之名始見道之春生秋殺也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庶子母聲子姬姓侯爵自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而至隱公攝主國事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魯隱公之始年也是為周平王之四十九年書春于王正月之上聖筆也夫子行夏時之志為萬世立法也周以十一月為歲首但以其朝會大事發號施令自此月始未嘗改月

也夏正以寅商更以丑先一月也周以子秦以亥皆先一月也使無夫子行夏時之論一代之更必先一月何有已也周禮天官布治于正月之吉始和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可見當時不改月也經傳引證甚多别有論辨此不欲殫舉左氏以十一月為周正月聖人何故加春之一字十一月謂之春可乎何聖人春冬之不知邪此必無是理也或曰夫子周人也何肯更周正朔而用夏時吁夫子不云乎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知我者知為立萬世百王之大法罪我者以匹夫而擅天子之權也然不曰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示正朔必出於王也其時王政不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禮樂征伐不禀命於天子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為歴夫子特書王之一字示正朔必出於王而天下之大不可無所統也所以誅其無君之心也其意深矣遠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公隱公魯侯爵而稱公者臣子之詞夫子書他國諸侯侵

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蓋父母之邦先祖之所建事從臣子所稱之爵所以崇敬也及者與也凡盟内為主則稱及彼來而及之也邾公羊作邾婁與禮記檀弓同蓋齊人語也邾魯附庸之君不及五十里曰附庸未賜命以為諸侯故不書爵其後儀父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儀父邾子字也名克公羊曰稱字襃之也襃之者豈非以其雖小國而能自立俾大國有所屈而求之哉左氏以為公即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此私盟之始春秋之所惡攝位之初而汲汲以求焉惡隱公之私也邾今襲慶府鄒縣蔑姑蔑魯地今兖州瑕邱縣有姑蔑城蔑公穀作眛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鄢於晚反　此兵之始也鄭國伯爵也段鄭伯弟大叔段也克

勝也鄭今鄭州新鄭縣鄢今開封府鄢陵縣鄭伯之於弟大其封以侈其心稔其惡而待其成及逆節已露而遂討之以力勝為事故書曰鄭伯克段克猶克敵然傳例言得雋曰克以必誅為期也左氏言段奔共非也奔共則不書克矣蓋段之子公孫滑奔衛也厥後滑假衛之力取廩延而段無聞焉段見殺無疑矣穀梁氏曰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胡氏曰春秋推見至隱誅鄭伯以為首惡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呼阮反）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芳鳳反）

此王室下交諸侯之始也天王周平王也周稱王春秋加天於王之上謂王者與天同大王能體乾元剛健之德則典禮命討豈不能奉而行之此聖筆稱天王之義其旨深矣宰周太宰也咺名也宰而名之著其貶也來來魯

也惠公隱公之考仲子宋武公女子宋姓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惠公以去年薨仲子卒之年月雖經無明文以其歸賵度之亦卒於去年也公羊氏謂惠公仲子兼之也春秋用其竊號書之以志僭亂也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天子於諸侯有賵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天子諸侯內職備具后夫人亡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惠公以庶妾仲子立為夫人是以妾為妻也瀆亂甚矣天子賵弔諸侯行人之職而又使太宰親之是可譏也况兼賵妾之賵行之乎此春秋之所深惡也故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吁春秋之初聖筆首書天王以發大義繼書使宰咺來賵人之妾則失天王之道但書實事而譏自見此所以為聖人之訓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此參盟之端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是宋魯

宿三國共盟也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微者謂士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黄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周官有司盟盍盟以結信春秋書盟者惡之謂信不由中尋自敗之盟蔑盟宿不數年而伐邾伐宋安在乎盟也故春秋惡之宋今梁國睢陽縣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不書公諱其自賤以敵微者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食邑伯爵也祭伯為王卿士來來魯也　左氏曰非王命也聖筆直書祭伯來則私來魯可知矣此春秋王臣私交之始也祭伯為王卿士非將命不出竟今無故越官而來何耶穀梁謂來者來朝也但書來而不與其朝所以明其罪也

公子益師卒益師字衆父衆仲其後也書大夫卒以紀恩也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春秋因舊史

有可損而不能益也諸侯之卿必受命于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

二年庚申春公會戎于潛胡氏傳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杜氏注陳留濟南縣有戎城潛魯地 此外交于戎之始也聖筆直書公會戎于潛其貶自見春秋凡書會諸侯皆譏況外交乎戎必其君也不言某戎名號不與其稱以外之也然其義在貶公耳春秋於內外之辨尤謹始立教者周公也隱周公之子孫也非惟不能遠之亦不知馭之之道反與之修好既會而又盟有愧乃祖矣嗚呼夫子謹嚴之訓凜然其可畏乎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今密州莒縣向杜氏注譙國龍亢縣有向城漢志向屬沛郡寰宇記應天府穀熟縣　此入國之始也莒小國也向魯邑也以莒子而書人奪其爵而貶之也莒恃兵而無所畏忌而遽入人之邑向亦無所備禦不能固其邑　左氏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莒以一婦人之故擅興兵入人之國都王法所當誅也聖筆書此以見當時征伐不自天子出一小國而凌弱暴寡如此天下可知矣

無駭帥師入極　穀梁駭作侅　無駭魯司空展無駭也帥師用大衆也極小國魯之附庸　此大夫專兵之端內入之始也無駭魯卿非受命於天子為卿故削之凡大夫未爵命於天子則不氏或曰去其族以誅之也義與入向同胡氏曰非王命而入人之國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師而征伐不加見天王之不君

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杜氏注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今之單州魚臺縣魯地也　左氏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此盟戎之始也春秋書諸侯會盟皆譏況不能禦之而畏之乃反致而與之會盟耶隱公方為潛之會固已可罪及秋而又與之盟亦甚矣書曰公及見我之所欲也其卑不亦彰乎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音須　裂繻公穀作履緰程氏胡氏從公穀　紀杜氏注在東莞劇縣今屬青州壽光縣公羊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左氏曰卿為君逆也程氏曰來逆非卿則但書歸而已　裂繻紀大夫也為紀侯使來魯逆女不書使則若裂繻自逆何耶公羊氏謂婚禮不稱主人無

主人自求婚之理必上有父兄主之者繻之來逆女必禮之不至禮不至而從之故書以譏之以正夫婦之禮也諸儒謂譏不親迎本公穀也然天子諸侯無妾社稷宗廟越竟以逆婦之禮必使上卿逆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周禮不載天子諸侯親迎之禮獨記有所謂冕迎於所館故曰大婚既至冕而迎之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婦人謂嫁曰歸劉氏曰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程氏曰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子帛左氏以為裂繻字也公羊作紀子伯而曰無聞焉耳范氏注以夫子口授後記者有所失也故程氏以為闕文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謂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之上者也竊嘗攷裂繻履緰繻與緰音同義同以裂為履以帛為伯音之譌也左氏以裂繻字子帛名與字稱意必有所

授豈有鑿空附會撰此字耶魯以莒入向不能無憾而莒亦不自安裂繻為紀逆女往來莒魯之間而知之紀侯既昏於魯裂繻於是道為密之盟為莒魯謀也卒之莒魯交好終隱及桓三十二年之間未嘗加兵接刃子帛之功也字而不名褒之也

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左氏以子氏為桓母故於元年以子氏未薨而周王賵之

以為豫凶事周王在當時其君臣何如此之昏耶豈有未薨而賵之事左氏但見二年有夫人子氏薨便以為桓母故誤解經也公羊謂子氏為隱母公欲讓位不以夫人禮葬故不書葬亦非也豈有生既稱夫人死不以夫人葬之乎穀梁氏以為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程氏胡氏張氏並用其說不地夫人薨有常處也薨上墜之聲君在而不書葬者蓋婦人從夫故君生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

鄭人伐衛凡師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　左氏曰鄭共叔段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征伐天子之權也而鄭專之其罪著矣衛都朝歌今濬州黎陽縣稱人將卑師少也

三年辛酉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傳曰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食正朔也何氏曰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何氏曰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何氏曰謂晦日食莊公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不書朔不食于朔也日有食之固有常度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

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故日者人君之象日食則天變之大者也君道所大忌春秋屢書所以警戒人君當遇災而恐懼修省以塞天變也今春二月四陽方盛而食則陽不能强而陰反干陽矣故聖筆直書以為戒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也在位五十一年不名至尊也程子曰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内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氏作君以為聲子非也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譏世世卿世卿非禮也蓋古者世禄而不世官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音附　此天子下求列國之始也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稱武氏見其世官何以不稱使古者王崩嗣王當喪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以非王命故不稱使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義也平王崩魯君不奔已可罪亦不遣一介之使以供其喪及葬又不往會而桓王乃遣武氏之子來求賻墮體失政取輕天下諸侯不臣天子失道此春秋直書所以交譏之也　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四者皆弔死助喪之禮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和宋穆公也名之諸侯降于天子也外諸侯卒來告則書范氏曰內稱公而稱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胡氏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此何以書卒諸侯放恣上不請命聖人貶黜之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　宋宣公舍其子而立其弟穆公又舍

其嗣而歸其妹宋之亂二世實宣公啓之穆公成之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今青州臨淄縣齊僖鄭莊也春秋特相盟不書必關天下之故而後書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石門之盟左氏謂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石門亦齊地也在濟南臨邑縣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以見春秋之終始鄭齊為之也春秋之初宋鄭為仇國而齊乃鄭之與國宋衛為西黨齊鄭為東黨魯則徘徊於二黨之間唯利之從蓋初比於宋至艾之盟又從齊附鄭此書先齊以主之見出於齊意而鄭則從之也蓋齊僖不義而盛强鄭莊多詐而反覆二國合而列國被其禍故因其來告而特書之以志其本末

癸未葬宋穆公

穆穀梁作繆　程子曰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

私謚所以罪其臣子陸氏纂例五等諸侯本
國臣子皆稱之曰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

四年壬戌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杞夏之後在周為三恪國在今開封
府雍邱縣牟婁杞邑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莒東夷敢
伐之取之至曲池之盟魯侯方與之平然牟婁為莒有
後牟夷以邑奔魯又轉而歸魯矣此取國之始也程
子曰諸侯土地有所受之莒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
甚焉王法所當誅也穀梁曰言伐言取所甚
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
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
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弒桓公而立程氏曰自古篡
弒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

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弑君乎大義既明于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具義非可例拘也　嗚呼衛之禍始於莊公之昏使妾上僭夫人失位而又寵嬖人之子州吁使之主兵而當國簒弑所由作也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莊公是也春秋書之以為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穀梁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杜氏曰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左氏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此特相

遇之始也周室微弱諸侯放恣會盟紛然又欲從簡易以遇禮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春秋以其非王事而出故特書以譏之也　宋魯遇清後助宋以謀鄭及明年宋圍長葛於是鄭來渝平六年秋宋取長葛八年鄭遂歸祊以結魯矣魯既歸祊於是背宋親鄭故十年會鄭伐宋取二邑然則鄭所以歸祊者志在於求魯賣宋而已

宋（殤）公陳（桓）侯蔡（宣）人衛（州吁）人伐鄭（莊）

列國合黨逞兵始此宋鄭交仇始此役宋殤立公子馮（音憑）出奔鄭鄭欲納之遂惡鄭衛州吁弑君自立將修怨於鄭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於是約宋伐鄭許以陳蔡從以中其所欲宋遂許之四國同伐鄭衛弑逆之賊天下所當誅宋殤敵於欲而與之修好同伐人絕滅天理甚矣宜乎它日禍及其身衛主兵而先書宋誅首惡絕黨與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大夫專將會伐之始也翬羽父公子翬也左傳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魯隱之弗許合于義也翬不以公命行其專甚矣蔿氏之禍蓋兆於此由公辨之不早也再序四國同伐以翬帥師而行故重書之聖筆簡嚴非詞之複其肯深矣吁列國而偕弑逆之儔以伐人之國春秋所甚惡況大夫恃強專將以助之乎宜其重言而極貶也翬不曰公子去族以誅之也左氏傳會以為再伐非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音卜濮陳地水名在曹衛之間殺州吁石碏之謀也書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弑逆之賊明國中人人所得討也于濮者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州吁弑君自立半載矣不謂之君而名之待以逆亂也然不能即討者以四國連兵欲定其位石子圖之既久然後能討之則諸

侯不討賊而與賊其罪不可勝誅矣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衛公子桓公弟也　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何名之而不書公子卑其無先君之命又無王命也程氏傳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衛人以晉公子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泰山孫氏曰諸侯受國乎天子非國人可得而立也　衛人殺州吁而立晉知所好惡矣聖筆書之亦傷夫亂而誅賞不出於天子也

五年 癸亥 春公觀魚于棠 觀公穀並作觀左氏作矢書棠杜氏曰譏遠地也公羊曰棠者何濟上之邑也今單州魚臺縣有魯侯觀魚臺　左氏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不聽遂往陳魚而觀

之程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凡十四月賊討而後葬是以緩泰山孫氏曰賊討則書葬魯往會故書胡氏曰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也謚法辟土服遠曰桓桓見弒而加此謚衛侯爵而稱公見臣子之私謚也

秋衛師入郕

凡稱師將卑師衆郕杜氏曰東平剛父縣有郕鄉今單州任城縣也左氏傳衛之亂也郕人入衛故衛師入郕衛與郕文王之子康叔封衛叔武封郕皆文之昭也衛宣因亂而為衛人迎立之後不聞立政立事以慰國人之望首以興兵修怨入人之國其暴戾甚矣書此所以著其失道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成也落而成之也禮無二嫡諸侯無再娶孟子既

為夫人祔惠公之廟故隱為桓母仲子別立廟廟成而祭之用樂舞也春秋因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于以定夫人衆妾之分也及改舊而新用之曰初謂舊不如此也蓋舊僭八佾因衆仲之對而始用六羽也然衆仲之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亦非周禮也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是也六羽僭諸公也羽翟羽舞者所執人持一羽凡舞有干舞有羽舞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樂魯自成王賜天子禮樂祀周公故後世皆用於羣廟今仲子廟舞羽始降以六亦未為得也其後季氏舞八佾三家以雍徹上下俱僭禮矣聖筆因事書此所以定名分正典禮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釋四年再見伐之恨）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邾人曰敝邑為道

以主兵闕自居也故序在鄭上趙氏曰凡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春秋書人謂微者士也宋大國郕小國郕假鄭之力鄭又會王師以同伐決非微者書曰人蓋貶其以小加大不量力而窮兵以逞賊之故也

螟 蟲食苗心曰螟書災以重民事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 苦侯反 卒 公子彄孝公之子臧僖伯也書日見恩禮也隱公如棠觀魚僖伯諫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賢矣其卒也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吁生不能用其言沒則徒懷其賢亦何益哉

宋人伐鄭圍長葛 秋鄭與郕嘗伐宋甫冬而宋又報鄭干戈相尋何有已也 此書圍之始也伐國不言圍邑書其重也此兼書之以其圍之久而志於必取暴師經年而後克所以著其貪暴也長葛鄭

邑今潁昌府長葛縣

六年甲子春鄭人來輸平輸左氏作渝劉氏曰蓋是字誤今從輸　杜氏曰和而不盟曰平高郵孫氏曰輸納也鄭人請和來納其平泰山孫氏曰輸者來輸誠於我平四年翬會伐鄭之怨也　鄭雖怨魯四年之伐而又恐復與宋人合縱以軋己也是以不憚屈辱而來釋前憾而願平之所以離宋魯之黨也繼以納祊結魯鄭伐宋得郜及防魯又取其二邑鄭以利啗魯也至十年魯偕鄭伐宋敗宋鄭之謀遂矣而魯貪其利卒墮其計中而不悟也胡氏曰平者解怨釋仇固可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得其肯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魯地杜氏曰泰山牟縣有艾山今之襲慶府奉符縣也　左氏傳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方棄怨結好　公與齊會四十一始于艾終于定十

二年盟黃兩國會盟始見于此故謹而日之春秋之初宋魯衛一黨也齊鄭一黨也輸平盟艾魯將折入齊鄭矣

秋七月杜氏曰雖無事必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放此何氏曰有事不月人道正則天道定矣

冬宋人取長葛五年冬宋人圍長葛至六年冬方取之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何氏曰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人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書以疾之　宋圍鄭邑既久鄭莊不能赴訴天子方伯求解危難卒喪其邑是固可罪宋虐民强取則不可勝誅書圍於前書取於後宋之惡著矣

七年乙丑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叔姬伯姬之媵也伯姬為紀侯夫人叔姬待年於父母之國至六年乃歸紀時紀侯去國紀季以酅入于齊復存紀之宗社而叔姬歸于酅紀之國侵削殆盡

所存者宗社而已叔姬不以國之存亡易其慮唯宗社之是依全竟婦道春秋媵不當書此特變例以書之者以其賢也

滕侯卒杜氏注滕國在沛國公邱縣東南張氏曰今徐州滕縣 禮諸侯不生名死名乃常耳唯天子崩告于諸侯不名諸侯薨赴于諸侯無不名其不名者史闕文也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九人不書名餘並書名 左氏曰凡諸侯同盟故薨則赴以名非也不書葬魯不往會也魯為滕之宗國又鄰竟也既赴而不往會魯君以其國小而慢忽之聖筆存其卒閟其葬貶之意自見矣

夏城中丘中邱杜氏注在琅邪臨沂縣東北今沂州臨沂縣 左氏曰書不時也 此書城之始也春秋書城三十六皆譏也為政以民力為重故春秋凡有興作必書者聖人愛民力而懲僭忒也書城者完舊

也書築者創始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趙子曰以禮通好曰聘　左氏曰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此外臣來聘之始終於昭二十一年晉士鞅不書公子而書其弟著齊僖寵愛之私也齊僖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一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適庶之辨以啓年之子無知簒弒之禍聖筆特書其弟以貶年而著後日之禍始于僖公也

秋公伐郲公距宋而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故公懼而伐郲以說宋也然則郲何罪聲而伐之蔑之盟未久而渝擅興兵為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此周聘魯之始也凡國伯爵天子之大夫也杜氏注汲郡共縣有凡

城令瀘州黎陽之境魯隱自即位以來不修臣職未嘗朝聘天子而乃遣使聘之失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言伐見其以衆杜氏註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足見其強虣

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衆非戰陣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書楚邱責地主不能衛書以歸惡凡伯不能死位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及凡伯聘魯而還戎伐于楚邱以歸以歸者以之歸也凡伯必為之屈辱隱然見於言外自王綱不舉君弱臣強乃致敢于畀侮王室辱天子之使而上不敢加之罪方伯坐視而不問其政刑可知矣楚丘杜氏以為衛地張氏以為今拱州之楚邱縣漢為梁國已氏縣非衛之楚邱也

八年丙寅春宋殤公衛宣侯遇于垂 左氏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犬邱犬邱即垂也杜註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遇蓋簡禮相見以謀事也

特相遇不書此書宋衛將以為參盟也宋衛本無隙而與鄭為仇今欲求成於齊故相見以謀之耳此二君素相與者而瓦屋之盟齊方與焉則平齊可知也非齊將平宋衛於鄭也私交以植黨與亦春秋之所惡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杜氏注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也師氏曰去其官族罪宛所以罪鄭伯也　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鄭宣王母弟故賜此湯沐之邑其餘則否邑近魯鄭前此來輸平以言請之矣未入地至是來歸祊成王賜周公許田以為朝宿之邑地近鄭鄭莊以天子不巡狩魯亦不朝欲以祊易許各取其近故先歸祊未言易也鄭伯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皆遜辭以求魯鄭莊不憚委棄先祖所受王邑與魯將以合黨締交卒使魯隱閒宋於齊成敗宋入許之計又終得許田鄭莊之桀黠不可勝誅也　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見非魯

求而鄭自歸之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庚寅我入邴師氏曰稱入者猶入人之國非所當入矣程氏傳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強入之也劉氏曰未有言我入者其曰我入何邴非我有也何言邴非我有王者制諸侯之地有常鄭不得以與人魯不得以取諸人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蔡宣公卒蔡桓侯封人立春秋於諸侯之卒悉以名書亦所以謹終辨實使邦君之名謚可考而不至於混淆爾諸侯告終則必稱嗣以赴自其告先君之終則已紀録於列國之史矣非特同盟朝會聘告之有證也

辛亥宿男卒不名史失之也魯雖同盟以其微國不往會故不書葬

秋七月庚午宋殤公齊僖侯衛宣侯盟于瓦屋瓦屋周地齊侯尊宋故序齊上　此諸侯參盟之始也故謹而日之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矣春宋衛垂之遇謀求成于齊也齊從其請而令之與盟三國既質于神以示明信當息民講好以圖安明年齊魯防之會魯受鄭之賂閒宋于齊又明年魯齊鄭遂伐宋其視盟誓為何物人心世變至此盟豈足恃也聖筆直書其事不待貶而自見矣

八月葬蔡宣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卒書侯而葬書公卒從正葬從其臣子之私謚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穀並作包　浮來杜氏注紀邑或曰莒地

二年及宋人盟于宿不書公内之微者與宋之微者盟也此書公及公與莒之微者盟也穀梁皆以及者内為志有汲汲之意公以國君之尊屈體而與下國之大夫盟特書公及言非莒人之敢敵諸侯蓋公自欲之所以

譏公之失禮也　莒嘗入向與魯有隙後紀與魯婚令其大夫與莒子盟于密以平魯莒至是七年矣公先及而與之盟莒固可罪魯能無媿乎

螟　螟蟲害稼書以紀災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羊傳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穀梁傳無駭之名未有聞也或曰隱不爵大夫也若挾卒是或說曰故貶之也若無駭帥師入極是春秋非諸侯卿大夫不書卒無駭大夫也卒固當書而名之者以其首及亂階帥師入極其罪不可勝誅故去族以貶之耳　杜氏以未賜族故名胡氏從之以未賜族書名近古豈若後來世官之濫耶

九年丁卯春天王桓使南季來聘　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劉氏傳曷為字

下大夫也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所以撫懷之也諸侯於天子朝聘有時自王綱不振諸侯不修朝覲之禮而上不之問乃反數數聘之又不見答失為君威福之柄甚矣魯隱立十年宰咺凡伯南季三至於魯而魯隱蔑視王室不行朝覲奔赴之禮不臣之罪何可勝誅春秋屢書王使之來魯魯未嘗遣使如周細讀之不特譏天王之失政而隱之罪自見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雨去聲雪左氏傳春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始始雨日久雨謂之淫淫雨謂之霖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故甘為時失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

震雷陽氣之奮發而有聲也電陽氣之欲發而有光也言雨大則非霡霂如膏之潤言雷大則非春雷殷殷之聲三月而有此變異則陽未當極而遽發之太暴失其節也何氏所謂猶隱久居位而不反於桓

失其宜也至于八日而大雨雪以陽極而發泄之暴遂至陰盛之極而大雨雪非其時矣何氏以為盛陰之氣大怒桓將怒而寫氏之難兆矣春秋遇災異必書雖不言事應而其應具存明天人之際者則可考而見矣

挾卒　挾公穀作俠　穀梁傳挾者所挾也范氏曰俠名也所其氏　挾雖於經無所見其卒也書之必卿大夫之有罪者故去族以示貶與無駭卒同

夏城郎　郎魯近邑　左氏曰書不時也　郎近於宋城之以備宋也明年遂伐宋魯侯志在伐國無愛民之心妄興大役失其時制書以貶之也

秋七月　重言凡十七義見隱公六年註

冬公會齊侯于防　杜氏註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今密州諸城縣有防城　左傳宋公不

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于防謀伐宋也　春秋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公會諸侯凡四十一始于防終于黃池　魯嘗會諸侯伐鄭鄭畏魯之黨盛故屈體來輸平言歸祊田而魯遂親鄭八年祊田入九年公乃會齊謀伐宋十年遂敗宋取二邑皆鄭志也鄭假名義以動齊心俾齊背瓦屋之盟而不疑左氏不察其實稱之以正不知鄭莊假此以誑齊耳何足尚哉

十年戊辰春王二月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無正謂不書正月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宜立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左氏傳既會而盟于鄧為師期也尋九年會防謀伐宋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左氏傳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杜氏注言先會非

公本期　四年會宋以伐鄭暈固請而行今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可見無君之心也齊鄭稱人非卿也遣將以會伐也暈不稱公子其貶與四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菅宋地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凡師皆陳曰戰詐戰曰敗程氏傳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公蓋不待齊鄭二國謀以敗宋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鄭莊以齊之背宋從己魯之力也故得二邑而俾魯取之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公羊傳春秋録外而略內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　明取邑為小惡中甚者兩取邑書日見甫十日而再取亦所以甚之也聖筆於伐敗取相次而書之亦著魯之惡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鄭不能為自保之計勞民務外故二國乘虛入之宋量力未能報齊魯故偕衛先報鄭鄭不暇禦之故入之易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公穀戴作載杜氏注戴國今陳留外黄縣東南有戴城音再字林作載云故國 左傳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程氏傳戴鄭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左氏傳討違王命也程氏傳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

假以逞私忿耳胡氏曰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

十一年己巳春滕侯薛侯來朝左傳郜雍曹滕文之昭也滕今徐州滕縣杜氏注薛魯國薛縣薛祖奚仲夏所封來朝謂朝魯也　王者之制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也由是諸侯邦交有相朝之禮然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小國相率以朝大國畏其彊而故齊晉宋衛未嘗相朝朝齊晉彊也宋衛敵也來朝者滕薛邾杞不然則鄫郜郯郳而已經書來朝者三十有五皆疾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今滕薛同至當特見旅見非禮也隱公之驕昏自大安知肘腋之禍在旦夕乎

夏會鄭伯于時來時來公羊作祁黎杜氏注時來郲音來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釐音來又力之切今屬鄭州左氏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杜氏注許潁川許昌縣

左氏傳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附于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程氏傳書及內為主也非內為主則先會伐後書入也泰山孫氏曰公二年之間與齊侯鄭伯伐宋敗宋取郜取防會時來入許連兵自恣以為無道其惡甚矣 吁隱公昧于事幾處陽亢而不知變方且連年窮兵于外戰勝攻取無不如意不知惡積而不可揜蕭牆之禍將作可不哀與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翬請殺桓公公不許反譖公于桓公請弒之公祭鍾巫館于寯氏翬使賊弒公于寯氏立桓公而討寯氏有死者寯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不書地見死

非其所蓋弑也所以不沒其實也實弑書薨聖筆所定言臣子哀君之死當隱諱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

讀春秋編卷一

讀春秋編卷二

宋 陳深 撰

桓公

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亦名允弑兄自立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庚午春王正月公即位聖筆直書此九字其意蓋曰天道之春王之正月而今弑逆者即位讀之顯然意不在言外程子所謂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雖不天無王而天理未嘗亡故元年春書王言弑君者能免於王法之誅乎二年復書王猶有望於王誅而討賊也三年以後俱不書王見天下之不復有王也至十年則又書王十者數之極示天道當還也十一年復不書王見王道之絕也十八年書王者桓公之終也見王法雖不誅而天道之報終不可免嗚呼聖人書王之旨深矣穀梁傳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公

羊傳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桓欲得位之急惟恐隱公忘遜位故甘心為弒逆之惡春秋從其事實而書即位所以著其惡也穀梁傳繼故不言即位正也故謂弒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繼故而言即位則與聞乎弒也范氏曰與弒尚然況親弒也胡氏曰書即位著其弒隱自立之罪深絕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會者鄭之志謂由彼以致我也鄭以祊求易許祊入而未與許也鄭聞桓篡立遂乘此機以求許田公內懼諸侯之討亦欲脩好故從鄭之請而為垂之會鄭莊志在易地而首與弒逆者會故書公會鄭伯言由鄭之志所以貶鄭也杜氏注垂犬邱衛地

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傳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二國之地皆先王所錫先祖所受不得私

相貿易言假者諱國惡禮也鄭恐魯為未足而又加之以璧經書假言若暫借不敢言得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杜氏注越近垂地名左氏傳結祊成也鄭終易二田然後結盟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程氏傳弒君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鄭貪而未中所謀乘機欲得許田以滿其志故首為垂之會桓篡而方懼于中傾心欲結鄭好以固其援故勇為越之盟

秋大水 大非常也杜氏注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曰大水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天降陰沴魯桓惡逆之氣所召也

冬十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二年辛未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無王元年書王以正其罪二年復書王猶望王誅討之也亦因以正華督之罪　初宋宣公舍巳子與夷而立弟穆公和和疾名大司馬孔父而屬與夷使公子馮出居于鄭穆公卒而立與夷與夷以馮居鄭在位十年凡十一戰鄭宋屢相侵伐以貽兵禍遂致篡逆皆宣穆自為之也華督蓋馮之黨將弒與夷而憚孔父故先攻殺孔父而弒殤公遂召馮而立焉　先殺孔父而後弒君蓋孔父正色而立於朝為賊所忌而先翦之是君累及之也故聖筆先書弒君而及其大夫不失其官是春秋之所賢也

滕子來朝　桓公之世諸侯朝者七始于此滕侯爵也首朝弒逆之人故降稱子是滅天理廢人倫故貶之也此春秋正典刑之大旨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魯桓弒隱未久內懼諸侯之討方結鄭以自固而宋有華督之禍魯桓自蹈其罪同其大惡固不敢正人之罪乃因而為會三國相與受賂使三國悅已遂立公子馮而使督相之以成宋亂吁人心至此唯利是趨天理絕滅殆盡不復知有人倫矣成者始卒不虧之辭始焉弒逆者懷誅討之懼終焉諸侯受賂立之而還所以成宋亂也自此弒逆之徒得以肆其志亦何所憚而不為乎王者天討有罪之刑絕矣此天理所不容聖人所深惡故春秋直書成亂以貽四國

夏四月取郜大音泰下同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此聖筆直書魯受宋賂章其罪也繼之曰納于大廟章亦甚焉郜鼎杜氏註郜國所造器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　郜大鼎

宋致賂也不謂之受而謂之取春秋之法凡言取非所當取也取非其有盜也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大廟周公之廟也納此成亂之賂器于大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强致也

秋七月紀侯來朝紀公穀作紀左氏作杞程氏傳凡紀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胡氏曰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桓立而朝之也　或曰杞夏王之後本公爵令降稱侯與滕本侯而書子同意

蔡桓侯鄭莊伯會于鄧　九月入杞外會而公不與故先書二國君而後言會于某地與書公會某侯某伯不同也鄧小國不稱地而舉國以書夫以三國之君為此會似乎講禮以通好無何而遂入杞入人之國王法所當誅罪之大者書此以著三國之惡詳聖人所書之文辭相屬而意不斷。

三國之會為謀杞也故九月入杞左氏以會于鄧始懼楚也以是年楚始僭王故附會其說以九月入杞為魯討杞是微者不書主名何不詳所書之旨速上不容贅故不書主名也

公及戎盟于唐　公至自唐隱公元年嘗與戎盟及是又與之盟修舊好也桓弒逆而懼人之討汲汲乎與戎盟以自固書之以示貶也元年會鄭盟鄭二年與鄭齊陳會皆不書至今盟戎而還書至危之也　十二公之中君行一百七十有六而書至八十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

三年壬申**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桓弒君而立三年矣經是年始不書王桓之弒已久方伯若罔聞知天子不加之罪魯之臣子事讎而不知恥俾弑逆者得以自恣天理滅矣自此以後不書

王至十年見魯桓無王天王之失政刑也　左傳會于嬴始書成昏于齊也杜氏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嬴齊邑今泰山嬴縣所謂嬴博之間蓋齊之東南邑齊致公而往會之是會之意出於齊既會而及秋遂使公子翬如齊逆女乃知嬴之會謀昏也魯桓弒逆而齊與之會而為昏聖筆書此以貶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杜氏注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公羊傳胥命相命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范氏曰申約言以相達不歃血而誓盟也荀卿曰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然不請命而私相命亦非正也　已上本三傳而釋之也愚嘗反覆聖師之旨二侯相期于蒲不言盟會而書曰胥命未必不關天下之故而特書之蓋當是時周室既微荆楚僭王齊衛為列國之望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遂起而圖伯欲收天下之權歸已乃為蒲之會而

私相命故春秋謹而書之以志二國擅命諉伯之始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左氏穀梁作杞今從公羊作紀見二年註郕杜氏注東平剛父縣有郕鄉今單州任城縣也紀與魯親而畏齊鄭之強故二年來朝結援于魯至是公與之會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既盡也何氏曰光明滅盡也程氏傳食盡為異大也胡氏傳曰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張氏曰先儒以為是後荆楚僭號鄭伯拒王師射王中肩故太陽之食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為君逆也翬為桓弑隱桓信任之使之逆女故稱公子見桓之黨也於隱之世則去公子稱名以其隱之賊也諸侯使卿逆夫人至所館則親迎禮也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父兄不出闕門齊僖愛其女乃越竟而送之非禮也魯桓不為親迎而出聞齊侯在讙特往會之僖之送桓之會皆非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也故春秋書以譏之

夫人姜氏至自齊

程氏傳告于廟也張氏曰不言翬之以夫人至者公已受姜氏于讙也受之齊侯則姜氏既得見乎公矣孫氏曰公受姜氏于讙不以讙至也不與受姜氏于讙也故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春秋書之見婚姻之際一違於禮則始之不正而終無以正身而正家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致夫人也杜氏曰古者女出嫁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摠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稱弟義見隱七年 齊侯聘魯使其

弟來與隱七年來聘辭同而意不同蓋姜氏至魯之後其季父以齊侯之意來致聘問之好而存問姜氏既近人情而於禮無違此所以明七年之非禮也

有年 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 春秋常事不書書有年紀異也春秋二百四十年而書有年大有年者二而已其一即宣公是也桓宣大惡是行何道而致有年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公羊傳此其曰有年僅有年也何以書特有年也何氏曰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減耗人民將去國喪無日賴五穀皆有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為國尤危也

四年 癸酉 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傳狩田狩也冬曰狩何氏曰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

兵事又不空設故因捕禽獸以共宗廟示不忘武備因以為田除害范氏曰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蒐狩例時而此月者重公失禮也啖氏曰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為之則示譏也趙氏曰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閱武擇材故以蒐稱夏以為苗除害故苗為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故以獮為義冬則因狩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為目左氏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杜氏註郎非國內之狩地狩郎譏非其地也孔氏曰狩之地須有常若鄭原圃秦具囿是諸國之常處違其常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魯狩之常大野是也郎狩耀武也桓公不義得國恐四鄰謀已故大閱狩郎即境上邑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天王桓王也宰天子之冢宰也渠氏伯爵也糾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以示貶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

亂篡立四年未嘗請命于周其罪不容誅矣天王既不能討而反使其宰聘之寵逆亂而瀆三綱天理滅矣見周王之不王也糾為太宰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也乃首承命以聘弑逆之賊見宰之非宰也春秋二百四十年必具四時以成一歲之功令年不書秋冬非闕文也蓋示王政之失不能天討有罪猶天道有春夏之生長無秋冬之肅殺安能成歲功也

五年甲戌春正月甲戌 陸淳曰此下文脫

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傳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音問而代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朝曰如如者朝辭也齊鄭大國紀小國大不朝乎小齊鄭懷詐謀偽朝于紀實欲襲之紀人覺之其計遂阻吁齊僖鄭莊之心抑何險耶春秋不正其為詐使若誠朝然疾之也外

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紀與魯親恃魯為援故來告其事魯史書之於策夫子存之以著二國之罪此後齊遷紀三邑使紀侯大去其國至於滅紀而後已魯與紀雖親莫敢主之原齊之潛懷不義蓋萌於如紀之日春秋書之誅其意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國叔字周大夫也嘗作雲漢之詩美宣王大雅之舊人也仍叔之子者必幼弱而未冠也古之仕者有世祿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以幼弱任事故仍叔之子受命來聘是可譏也天王連年遊聘篡立之魯桓何也其失甚矣書之所以交譏之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泰山孫氏曰祝邱魯地杜氏曰齊鄭將襲紀故范氏曰譏公不脩德政恃城以安民 齊鄭有窺紀之心魯與紀親故城祝邱為之備非時役民以妨農書之以示貶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書稱人以見微者爾夫以萬乘親臨矢石之間三國偃然不以身從安知不畏鄭不得已而遣微者將兵以備數耳及其戰也鄭一鼓而蔡衛陳皆奔以致王卒之亂鄭師合而攻之王卒大敗以是知三國之兵非精銳而使疲弱者行故不戰而奔三國不能無罪不書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而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蓋譏王之失亦以著三國之罪王不稱天謂非天討也當時諸侯不朝王者何獨鄭國而王以小忿而親伐之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蓋命將以討之未嘗親行也今以三國不得已而行之兵輕舉以致大敗自此王命不行於天下東周之不競有以也夫公羊傳曰從王正也啖氏曰不言及臣從君之辭也陳氏曰春秋之法天子在則諸侯稱人諸侯在則大夫稱人王師不書書伐鄭鄭不服也鄭不服而王命於天下東周不競鄭莊為之也

大雩　雩祈雨之祭也左氏曰龍見而雩杜氏注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角亢七宿昏見東方萬物始盛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　雩歲之常祀不書春秋凡雩二十二未有當建巳之月蓋勤民之祭未嘗先舉及旱而始祭乃遍舞山川百神之間故非其時則書譏其慢也公羊所謂旱祭也故雩而雨則書雩以見非禮且志旱也雩而不雨則不書雩而書旱以紀災也謂之大者雩于上帝用盛樂天子之祀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百神耳魯大雩非禮也書之所以譏其僭也

螽　公羊傳螽何以書記災也程氏傳螽蝗也既旱又蝗譏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左氏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氏縣也孔氏曰稱公者或嘗為三公之官若虢公之屬也曹姬姓武王封弟叔振鐸於定陶為曹國漢屬濟陰縣在唐為曹

州今興仁府濟陰縣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范氏曰過我六年寔來是也將有其末故先録其本

六年乙亥春寔來寔時力反　左氏傳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胡氏傳寔州公名也程氏傳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泰山孫氏曰闕文也師氏曰挈上文而曰寔來不應踰時隔年而書寔來必闕文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左氏傳紀來諮謀齊難也成魯地在泰山鉅縣東南　齊窺紀久矣嘗與鄭如紀紀知之今會公于成結援豫謀以防齊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閱簡練兵車也周制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非特天子行之而諸侯亦有閱

但大閱則不可大閱大蒐天子田也書之譏僭禮也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簡車徒習武事惟農隙可行今此八月妨農蹊稼失政甚矣書之譏不時也竊詳桓之此舉與四年狩郎同意

蔡人殺陳佗魯莊二十二年左氏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也簒大子免而立踰年國人不以為君故不書爵蔡桓公欲立厲公蹕雖以私殺之而春秋書之同於討賊之例陸淳曰臣弒其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其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蔡雖它國以義殺之亦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程氏傳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世子生春秋不書子同生何以書惠公以無嫡子隱桓皆庶子隱長當立隱自以為庶以桓母仲子手文之異欲讓桓久不去位桓遂疑而弒今桓之生子特書以記之所以明有嫡而

世子之位定矣公羊氏所謂喜有正也其諸以病桓與何氏曰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也

冬紀侯來朝 左氏傳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杜氏曰紀微弱不能自通于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公告不能 紀既與公會而又來朝懼齊以求援於桓桓自懷懼豈能為爾援失其所主矣宜乎無益而不能保其國也

七年丙子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氏曰焚火田也咸邱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

譏盡物故書 古者田獵三驅失前禽不竭澤而漁冬月昆蟲蟄然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今仲春草木萌動昆蟲啓蟄魯桓焚林而田春秋書之譏淫獵也咸邱邾婁之邑公穀皆以為火攻之也疾其暴虐而不仁也焚邑之罪與焚國同火攻附庸故謹而日之劉氏以為非火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杜氏注在南鄉筑陽縣北今屬襄陽府穀城縣鄧今之鄧州　二國去魯甚遠而特來朝貶而名之何也春秋之法諸侯非失地則不名非死則不名今名之者蓋罪其朝乎逆亂而黨惡也桓弒而立尤與有討之者及王使冢宰下聘絶望於王誅矣故四年不書秋冬見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穀鄧遠朝則諸侯無復可望者矣故七年亦不書秋冬見諸侯不復知有綱常矣程氏傳邾葛牟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也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同時來朝而特書之特見之也

八年丁丑春正月己卯烝　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此常祀也春秋不書周官大司馬烝以仲冬冬月萬物咸備之時烝聚以薦于宗廟禮所宜然也今春正月而烝書之以譏非時也故穀梁氏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魯桓簒立天王不討其罪而反數數使人聘之失政刑矣始聘書宰渠伯糾貶而名之也再聘不書名以仍叔之子童稺亦貶之也至此而又不名著其愈不知恥而不足譏矣胡氏謂名其宰於前其餘無責焉爾　家父杜氏註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孔氏曰此年及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而詩節南山及家父刺幽王古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詩序仍叔美宣王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亦世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禮記曰祭不欲疏疏則怠不欲數數則煩已卯之烝怠也丁丑之烝煩也其怠也不時其煩也非禮

秋伐邾　伐邾蓋微者故不言公呂氏曰不書名微者也其事不可得詳也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

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為無王也師氏曰春火攻邾邑咸丘令秋又伐邾邑甚也

冬十月雨雪十月冬之初霜訊始肅寒氣猶薄而未至栗烈故十月為陽月何遽雨雪見陰之暴也書之以紀異也若以十月為周正則夏之八月此時安得有雪此亦夏正之明驗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國名采地也公爵也祭公天子之三公也穀梁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以宗廟大事即謀于我故弗與使也遂者始終相繼之辭其來謀於魯則一事其如紀則一事合而言之則逆后爾蓋始終相繼一事而已婚禮不稱主人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其事祭公來謀昏于魯俾魯主之禮也但不明以王命來故不書使若私來也當時想以魯伯姬適紀而有女魯必知其甥之賢否故不復命于王而遂如紀逆后曾不行婚姻之五禮見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何以為天地

宗廟社稷之主哉夫既以同姓諸侯主其事謀既定當復命于上然後天子使卿逆之父母之國諸卿逆之至於京師舍而止天子乃親迎以入始合乎禮也公羊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曰王者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九年戊寅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杜氏註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姓也師氏曰逆曰王后臣子尊之之稱也歸曰季姜未見王但存其所自出不敢忘父母也 祭公來魯不書天王使故此亦不書祭公逆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而但書姓字若紀季之自行見禮之不備也 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也

夏四月 無事書時也凡書十三

秋七月 凡書十七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音亦又音夜姑來朝 左氏傳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杜

氏註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當其國之上卿　曹伯有疾使其子代已行朝禮於魯曹伯何汲汲於朝桓邪世子為國之本君病而使亢諸侯之禮而來朝以啓姦邪之窺伺曹伯之非也從曹伯之命世子之非也書以交譏之也春秋多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桓當以滕子穀綏鄧離吾之例推之則知其父子之悖人倫忘大計也

十年己卯春王正月　桓自三年無王至十年而復書數已極而理當復其常天道人事未有久而不變者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舊史以其來告書之夫子因存而不去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魯以曹伯雖病而特使其子來朝未幾來赴故往會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杜氏註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穀梁傳弗者內辭也范氏曰倡會者衛魯至桃丘而衛不來故書弗遇以殺恥　衛與魯期而中變蓋為齊鄭所挾至冬而齊鄭偕衛來戰宜其背信而不至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左氏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在六年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為其班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杜氏曰不稱侵伐而以戰為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劉氏曰來戰于郎外為志乎戰也　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夫戰者仁人之所惡有不得已而應者矣未有得已而先之者也特書曰來戰以甚彼之惡也魯桓之篡逆三國不能奉天討而反與之會盟今因小故以無辭伐

有辭則罪在三國矣

十有一年庚辰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杜氏註惡曹地闕　齊衛鄭三國去冬興師無名為郎之戰已可罪也今又盟以脩前好是過而不改為惡不悛故奪爵而人之以正其罪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鄭莊始不能制其弟之惡至於相殘又不能定忽之位而公子至於五爭外雖倚齊之强不見翦滅於諸侯而内制於權臣之手卒貽後禍

秋七月葬鄭莊公諸侯五月而葬三月而葬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左氏傳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

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之母皆有寵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宋大夫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祭仲鄭之相當國君新立而輕出為宋所執脅而與之盟以突歸鄭此宋之不道徇私好利以亂鄭也故貶而人之突以庶子借埶挾權以奪嫡卒禍其宗突之不仁甚矣名之者以其本非有國由脅祭仲而立也是皆春秋之所深惡也仲之畏死不能立節隱忍與宋盟而歸大臣言不必信惟義所在背之何傷也又畏宋之伐而不敢遂使忽疑懼而奔及旬日而立突仲之不忠既不能負一國之重徒竊一時之權至於逐君而立庶以稔大禍焉用彼相也祭仲命大夫也字之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待之厚所以責

之深甚仲之罪也吁鄭莊之用心姦險矣春秋之初與齊為黨啓兵之端天下始多故伐人之國民不堪命及禦王師射王中肩其罪大矣身没未幾庶孽奪嫡兄弟相殘其禍憯甚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孟子曰殺人之子者人亦殺其子是皆鄭莊自殺之也惡積之報可不畏乎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突為宋所納故曰歸穀梁傳歸易辭也　程氏曰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稱爵　忽果能君祭仲何敢冒然挾突而歸忽初聞仲之被宋執也已知突之在宋使忽有才略即與賢臣圖事内操兵柄易置仲之私人外交大國為援仲與突亦安敢歸之易若此縱容之歸亦安能為唯其不能君故仲蔑視之突則恃仲以無恐反俾忽疑懼而自奔也春秋凡未踰年之君出奔皆名之蓋以其未能為君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之設反又市列反杜氏註折地闕東海曰魯地柔魯大夫未賜族蔡叔蔡大夫叔名也　內大夫會諸侯出盟自此始柔以未命之大夫外盟諸侯其專若此故貶之禮樂自大夫出希不失矣東海曰諸侯母弟未命為大夫蔡叔許叔紀季是也

公會宋公于夫音扶鍾杜氏註夫鍾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杜氏註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魯大夫柔與宋陳蔡盟未久公又屢與宋會屢盟而背數會而離亦何益焉書以識之也

十有二年辛巳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于曲池杞公穀並作紀曲池公羊作毆蛇杜

氏註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左氏傳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自是遂不平至曲池之會魯為平之方釋其憾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杜氏註燕人南燕大夫高郵孫氏曰北燕伯款出奔齊又稱北燕則燕有二燕矣言北燕則亦有南燕也北燕限于山戎莊二十八年齊桓伐山戎之後始通于中國於此猶未通杜氏以燕為南燕是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陳厲公也不書葬者陳亂而不來告諸侯莫往會葬

公會宋公于虛公羊作鄭杜氏註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杜氏註龜宋地　宋以立鄭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

人不堪故不平公欲平之踰年而六會會而盟者二宋會鄭賂而卒辭不與鄭平凡此屢盟數會皆不足以講信修睦徒尚紛亂卒致激怒用兵是可厭也故特屢書以譏之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音甫 杜氏註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

魯欲平宋鄭屢與宋會宋辭平遂激公之怒會鄭盟于武父以謀宋也至十二月乃伐宋焉 魯桓宋莊鄭厲皆篡國而立屢盟數會惟利是圖以肆其志志不得則興兵以交亂書之以紀其罪也

丙戌衛侯晉卒 師氏曰前武父之會既日矣而繼此書衛侯卒又日之一日而兩書蓋不如是不足以明衛侯之卒日也武父之會而卒日不相關不可承上文故也

冬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及謂公也及鄭師我先及之也

不書公去爵以貶之也書鄭師不言鄭伯亦貶其不道而勞民也宋責賂於鄭魯為平之屢與之盟而復背故魯鄭聲其罪以伐之故書伐戰于宋者魯鄭與宋戰于宋之城下也交兵而勝負未分故但書曰戰

十有三年壬午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會者紀為主主在紀侯故先書

紀　紀弱而齊窺之久矣紀又魯之親宋去年為魯伐齊知宋欲修怨故挾宋而又與衛燕同伐之期於必勝而取之紀依魯欲圖自存故求魯援而鄭又魯之與國鄭方怨宋責賂亦畏其修怨故三國合謀以禦之春秋於戰無不書地今不書地在紀近故也趙氏曰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齊與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春秋首書公會公及罪之也四國之師衆若可勝也而皆敗績見衆之不可恃也凡諸侯在

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不稱子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聖筆直書而惡自見

三月葬衛宣公 魯方與衛戰何為往會其葬劉氏曰葬自內錄也君子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忘親胡氏曰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

夏大水 桓方十三年而大水一再陰盛之災也詳見元年

秋七月 凡十七說見隱六年

冬十月 凡十二說見桓元年

十有四年癸未春正月公會鄭厲伯于曹莊 杜氏曰修十二年武父之

好也以曹地曹與會左氏曰曹人致餼禮也鄭伯得公之助以伐宋又嘗敗宋師以快其憤今講會而報公以德故公往會之

無冰 穀梁傳無冰時燠也葢冬溫無冰至正月無冰可藏也豳風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也三之日納于淩陰謂正月藏冰于冰室也今冬溫故至正月無冰可藏因書以紀異也周禮淩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冰與豳風同若以為周正則十二月乃夏之孟冬十月水始凍冰可藏乎今此春正月若周正則十一月時燠無冰尚有十二月隆寒則必有厚冰未可遽以無冰書之也以天時人事推之此葢夏正月也

夏五 杜氏曰不書月闕文泰山孫氏曰不書月後人傳之脫漏耳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今春魯鄭已會于曹至此又使其弟語來盟以申固前約也左氏為

子人即語也其後為子人氏穀梁曰不日前定之盟也胡氏曰諸侯之弟凡例以守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來盟者彼來欲之也與外為志同義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于魯内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杜氏曰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書之以記災也

乙亥嘗八月而嘗秋祭也此豈非夏時乎嘗常祭也何以書御廩災方四日遇災略不知懼而遽有事於祖考特書之以志其不敬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隱六年盟于艾僖公卒襄公立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左氏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在十二年焚渠門鄭城門入及大逵伐東郊鄭郊取牛首鄭邑以大宮鄭祖廟之椽歸為盧門宋城門之椽杜氏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用四國之師而左右死生唯宋人之為聽比於平日諸侯各率其師以伐人者又不同故書以以別之征伐自天子出宋諸侯而可專用之乎擅以四國之師伐鄭焚毀殘破以逞其憤皆王法所當誅甚於摟諸侯以伐諸侯者故聖筆特書曰以而皆人之併著四國之罪也

十有五年甲申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車服乃上之所以賜下故諸侯不貢車服諸侯有常職貢故天子不求私財自周室衰微號令不行貢賦不入國家無以充費故求賻求

金已為不可況求車于上越禮以求之取輕天下春秋書之于以見天王失為君之體著諸侯不臣之罪交譏之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天王桓王也王崩而莊王立至魯莊一十八年崩經不書　於天王崩之後不見公奔赴亦未嘗遣使供喪葬亦不會於齊僖卒而書卒書葬見其盡禮是知有諸侯不知有天子尤為可誅也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　汪池也　夏厲公出奔蔡　突既欲殺祭仲而不克故畏仲而出奔也書鄭伯著其已簒立而鄭之臣子嘗君之也諸侯不生名鄭伯奔而名之譏其以庶奪正不可以有國初比于權臣

而篡位又復謀於小臣為反覆盜賊之計故名以絶之又以自奔為文罪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程氏曰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蘇氏曰忽嘗為君矣其出也稱鄭忽其復歸也稱世子何也於其出言不能君也於其復歸言其所以得反國者唯世子也舍是無足以歸矣　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祭仲與突歸忽疑而出奔衛五年于外今乃復歸不從衛侯朔衎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嘗為世子也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　鄭自莊公卒迄魯莊十四年厲公復立國難方定四公子之亂相尋而作二十餘年忽一出而一歸突再出而再歸子亹子儀皆以國人而見殺不終其位詩人閔鄭之亂曰公子五爭兵革不息謂厲公兩立忽子亹子儀皆一立凡五也

許叔入于許　許太岳之胤許叔許莊公之弟隱十一年魯與齊鄭伐許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以許讓魯魯辭以與鄭鄭不敢居以許東偏奉許叔使其大夫公孫獲處西偏許無君者十五年許叔不敢入許以居正也鄭莊卒突與忽爭鄭亂故許叔乘此隙始入于許昔為三國所伐未聞可滅之罪今其入也亦許人之所願有意於舊君之弟也故書字以襃之著其當有國善其興復也書入者難詞也以其不能申大義請于天王告于大國以復先君之宗廟社稷乃竊入焉故不書歸而書入志非其正也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羊作鄗穀梁作蒿　左氏傳謀定許也　鄭莊昔置許東偏許不敢擅居正鄭莊卒國內亂齊魯遂為之謀以定許叔之位許得以復存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杜氏注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三國皆附庸

小國不當旅見于篡逆故貶而人之夷狄之也非天子不旅見三國行之桓受之其罪惟均聖筆直書之而惡自見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杜氏註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音狄縣　左氏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鄭突使櫟人殺其守櫟之大夫檀伯即曼伯也十七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鄭子昭公弟子儀也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昭十一年申無宇對楚子虔曰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突亂鄭忽出而復歸正也故書之突出而繼書入于櫟其後不書復國以見櫟耦國強大入之則鄭無如之何矣又以見突之篡奪國非其國故略之春秋謹嚴忽亹儀之為君末矣故其事皆不足紀但書

入櫟以見亂之根自鄭莊啓之于以為來世之鑒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公羊作侈

杜氏註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　左氏傳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地而後伐止此與宣元棐林　胡氏曰非其疑於為義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以納簒國之公子故詳書其會地而言伐以譏之也　鄭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伐鄭忽而欲納之也當時諸侯唯賂是好不顧是非奪正與邪故忽曰以微以至于弑突日以强而遂得復立義安在也

十有六年乙酉春正月公會宋莊公蔡桓侯衛惠侯于曹

左氏傳會于曹謀伐鄭也杜氏曰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　此又挾蔡與謀其勢益盛果於連兵為

惡而不知懼蔑有王法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莊侯蔡侯伐鄭鄭亂未已公會諸侯于曹謀鄭也至夏而伐之　春會而蔡居衛上夏伐而蔡居最下杜氏以為蔡後至呂氏曰當時諸侯皆以强弱利害為先後不復用周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凡至危之也此書至伐之始桓之出二十五而至其甚者二會戎此二也助篡伐正踰時而返書自伐至亦譏之也

冬城向此書冬繼以十一月則知城向在十月此正夏時也十月農事畢可以興役凡土功水昏正而栽音在今冬水星將正故城向也衛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朱子曰此星昏正中夏正

十月也左氏謂書時是也旣云書時於此謂周正可乎若以為周正改月下旣有十一月則此冬乃夏時之八月其時禾未穫可興土功用民力乎此夏時十月之明證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左氏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宣公之庶母上淫曰烝生急子急詩作伋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失寵自經死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杜氏曰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公羊傳衛侯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穀梁傳天子名而不往也　朔時已立五年二公子見其得罪於王室將

欲討之故因而逐之以立黙牟又安知諸侯受賂以抗王命反欲納之乎

十有七年丙戌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杜氏註黄齊地左氏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盟于黄齊志也公往會之齊初與鄭如紀欲圖之紀覺而有備遂止紀于是懷懼求援于魯謀保其國後會魯鄭及齊戰而敗之齊襄憾之陰為詭計約魯紀會為黄之盟以安紀之心而弛其備二年後遂遷紀之三邑又三年紀侯大去其國吁齊襄之用心亦險矣盟之所以圖之也朔庶孽既立而出奔且得罪於周室魯謀欲納之連諸侯以抗王命何邪蓋利其賂耳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左氏作會公穀作及是也趡翠軌切又取水切杜氏註趡魯地字之之義與隱元年盟蔑同及内為志邾附庸之君非敵盟君公欲與之盟耳當以及字為

定十五年邾朝桓則人之令此盟則守之朝可罪而盟可褻也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杜氏註奚魯地左氏傳及齊師戰于奚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令年春魯方與齊盟于黄至夏乃及之戰盟可恃乎聖筆列書其實事盟未幾而戰以見當時諸侯惟利是圖信義絕滅矣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侯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弟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季奔喪獻舞立矣季不有其國故賢而字之

劉氏敞曰蔡季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以禮公子不去國何賢乎季之去權也若季者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偪者也其言自陳陳有力焉爾 歸易辭也內則國

人望之外則陳有力可助其歸也無難讓而不有其國可謂賢乎哉故字而嘉之也

癸巳葬蔡桓侯史記蔡之諸君皆謚爲侯經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唯蔡桓稱侯葢其弟蔡季之賢而請謚於王也故特書之以明得禮人亦有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蔡季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人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左氏傳宋志也杜氏註邾宋争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　今春正月魯與齊盟夏五月與之戰二月魯與邾盟秋八月伐之何盟之易寒也案左氏推魯從宋志此書及則亦魯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左氏傳不書日官失之也予謂書朔則日可知矣甲乙歷之所紀已定可推而得之也

十有八年丁亥春王正月范氏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　自桓元年書王或不書王咸有意義已見元年并本年下此十八年桓之終乃復書王胡氏謂是時諸侯簒弑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春秋於是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没而王法不得赦也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于濼盧篤切一音洛說文匹沃切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杜氏注濼水在濟南歴城縣西北入濟　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左氏傳　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讁之以告　初齊約公會于濼公與夫人同行申繻諫不聽是會夫人必與二國君行會禮夫人固不必書也此行公遇弑原其禍之所始則不可不書夫人

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氏傳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公羊傳夫人譖公于齊侯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也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馬搚幹而殺之 何氏曰搚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搚折其幹而殺之杜氏曰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杜氏曰不言戕諱之也 齊襄實弑公而書薨則以不地又死非以疾但書薨于齊見其弑於齊也明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杜氏曰告廟也丁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 石氏曰公內不能正室外取禍於齊也 嗚呼鍾巫之慘桓忍為之雖幸免王法之誅終不能逃天道之報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九月乃葬何緩也既是魯史所書魯君之葬稱我君而後舉謚見臣子之敬辭也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而此書者以齊强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也

讀春秋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春秋編卷三
四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秦朴

讀春秋編卷三

宋 陳深 撰

莊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莊王四年立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戊子春王正月莊公父見弒於齊不及立廿是上無所承也為世子必誓於王莊未嘗誓今其立也文不請命於王禮有其國故春秋絀之不書即位

三月夫人孫音遜于齊文姜與聞乎桓之弒魯人責之夫人畏忌不安故出奔書孫于齊者若孫避而去嗣君夫人之子故書孫使若不為人子所遜孫避而去所以全恩也去其姜氏去族以罪之也左氏謂絕不為親禮也

夏單音善伯逆王姬逆左傳作送非也魯於秋方築館令夏豈得先送王姬而至當從公穀作逆　單伯魯大夫命於天子者故不名單采地伯爵也王姬嫁于齊禮天子不自主昏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令周使魯主昏王姬必先至于魯然後往成禮于齊故魯大夫往逆于周也魯莊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豈可為之主昏周雖有命魯當辭之況正居苫塊豈可主嘉禮魯弱而畏齊之強而不敢卻乃隱忍就之忘親釋怨此所以不振也春秋書其實事以示貶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館所以待王姬之至而齊侯逆之也築于外者魯畏齊怒既不敢辭周之命又不敢謂齊為讎但以喪制之故築館于外君臣之間謀為兩不相妨之計知其不可又必為之委曲回護不知良心頓回則不可禦忘君親之讎以媚齊見魯之君臣無足道者三綱至此泯矣聖筆特書以志

魯之媿而罪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陳莊公卒子宣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周以魯主婚姻之故親魯而寵嘉其父賜之策命而褒稱其德也竊原其意何以欻然有此命也蓋齊以桓之弒魯必銜之今反為之主婚周與齊既有婚姻之好故為齊蓋其過而釋魯之怨將以誅死而媚生也安知非齊為之乎　此錫命之始桓弒君凡自立不請命於王而王不討既沒而王追錫命故王不稱天以示貶言悖天道寵篡弒以瀆三綱也

王姬歸于齊初聖筆但書逆王姬又書築王姬之館不言其為何也至是書歸于齊以實之而後魯莊為讎主婚之罪始著矣魯之愧彰矣豈築館于外所可得而掩乎

齊師遷紀郱音萍鄑音兹郚音吾此遷邑之始也齊窺紀久矣前二年齊嘗盟紀以弛其備至是以師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實以齊之民也不稱侯而稱師者見齊挾衆廹逐而遷之也遷之即取之也紀何力以復之乎春秋興滅國繼絶世書其遷人之邑則罪可知矣杜氏注郱在東莞臨朐音衢縣鄑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音兹城

二年己丑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杜氏注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呂氏曰於餘丘或曰邑或曰國也或曰附庸國或曰夷國也以為夷國似是也於發語辭若曰於越然莊公幼年即位慶父莊公之庶兄挾長以專兵柄率師以伐夷國書之以見慶父專權而莫制異日子般閔公

之禍兆於此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魯初主婚今齊以喪來赴比之內女而書卒禮記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爲之服姊妹之服也魯忘不共戴天之讎旣主其嫁又主其卒春秋屢書之所以昭示其貶也胡氏曰此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音灼齊地左氏傳書姦也夫人初去魯之齊謂之孫其辭隱至禚之會姜氏齊襄之惡著矣吁姜氏稔此大禍方新魯之臣子哀痛未已而姜氏淫縱之性曾不少悔公然踰竟至齊地與齊侯會其視魯之諸公子舊臣略無忌憚其桀黠而莫之制蓋可知矣則莊公之幼弱豈能防閑之哉聖筆顯然直書以貶其惡也

乙酉宋公馮卒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

三年庚寅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穀梁傳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貶也與無駭挾同左傳曰疾之也任氏曰衛侯朔得罪于天子出奔于齊齊侯當執以歸于京師乃受而為逋逃主固已有罪令乃又為之興師以納之魯忘父讎使溺往會不書官氏疾之也　衛同姓也齊仇國也溺為公子忘父之讎會仇國以伐同姓其專尤可罪故貶而名之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左氏傳緩也以魯桓十五年三月崩至是七年乃葬　先書葬宋莊公合五月而葬之義後書葬桓王有乖七月而葬之義至於七年之久見諸侯葬不失時而天子之葬若此之緩則周之王臣與諸侯無君之罪自見於言外

秋紀季以酅音攜入于齊紀季紀侯之弟酅紀之邑也杜氏注在齊國東安平縣入于齊

以酅事齊也齊欲滅紀已遷其三邑紀侯力不能抗欲去其國故使紀季以酅入齊請後五廟是時王政不行諸侯以強陵弱紀侯以道事齊恐不得免不忍闘其民以邑入齊謀存宗祀亦不得已而為之也故春秋不書季之名不書出奔於季無譏焉然書入者難辭也入者內不受也齊受人之邑滅人之國於義不可受也

冬公次于滑滑乎八切公穀作即　杜氏注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左氏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此書次之始也紀小齊大紀為齊廹以魯姻親之故必求援於魯公為往鄭與謀而鄭辭之公畏齊而不敢救坐視其亡而已次于滑謂其翺翔三宿而去竟何為耶書以譏之也

四年辛卯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公穀作饗享者兩君相見之盛禮豈婦人所宜行二年冬禚之會出於齊侯禚齊地故也今祝丘魯地蓋夫人期齊侯以享之也齊侯遠而至此縱淫樂以燕享曾無忌憚視魯無人也魯莊聽其母陷於大惡而不悛何塗其耳目茅塞其心而不媿於人乎春秋直書其事見魯之臣子皆無足道者所以著夫人齊侯之罪而貶莊公也

三月紀伯姬卒伯姬魯女而歸于紀隱二年裂繻所逆者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內女不必皆書此為紀侯去國齊侯葬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齊襄公陳厲公鄭伯突也蘇子由謂鄭伯為子儀非也鄭伯實厲公終始能君故不沒其實非與之也春秋于世子忽猶不書爵況子儀之微者乎　三國之會不以禮

若邂逅相遇然此出齊侯之意也齊遷紀三邑紀危懼而使紀季以酅邑入齊伯姬已卒於是齊侯約陳鄭遇于垂迫之使畏俾紀侯疑為師期而出奔也

紀侯大去其國 紀為齊所迫未嘗不謀保其國或會盟或會戰來朝於魯結婚於周其用心至矣其如魯雖親不能為之援周雖尊不能為之保齊襄吞噬之志未已既遷紀之三邑紀侯又使其季以邑入齊為附庸以存宗祀而齊侯方且遇陳鄭以謀于垂紀侯知其力不能抗又不能下齊故大去其國以避齊難大去者雖其民社之守而不反之辭也聖人以其無所失道迫於強暴不爭而去異乎失地之君而不名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亦閔寡弱抑強大之意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聖筆書齊侯葬紀伯姬蓋有深意紀國之夫人何為齊侯

葬之見齊迫紀紀侯去國夫人在殯而不及葬齊侯取其國遂竊哀死之名而葬之特書之正所以貶之也伯姬魯女也齊侯葬之示親於魯而恩之將以釋怨也吁殺人之父而哀其屬并人之國而葬其妻義安在也先儒所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郜　冬而狩此亦不改夏時之明證也以為周改夏時則秋也秋未獲可狩乎穀梁傳齊人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則怨不釋刺釋怨也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五年壬辰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杜氏曰書姦王氏曰言齊
師則齊侯在焉　用軍行師之地豈婦人所宜往況師
之次舍亦無定止姜氏迹而如之曾無羞惡之心蕩然
莫之制矣此齊詩
有載驅之剌也

秋郳犂來來朝郳公羊作倪犂公穀作黎　杜氏注附
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犂來
名其後數從齊桓以尊
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桓十六年衛侯朔奔
齊書其名以得罪於
王絶之今諸侯伐衛將納朔是黨有罪抗王命故皆貶
而人之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
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
也程氏曰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六年癸巳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書救始此凡二十三王人子突救衛將以拒朔而諸侯連兵乃欲納朔子突以王命至而五國之師抗之卒不能救朔入而放黔牟殺左右二公子自是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五國犯義而強欲納朔者無他以賂故也當時諸侯蔑視三綱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此春秋所以作也劉氏曰由子突見一正焉故春秋善救衛王人雖微亦字而貴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衛朔搆凡簒立衛人惡之天討加之諸侯強欲納之拒王命甘心罪同於逆何耶蓋嗜朔之賂也公羊傳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簒辭也稱入者内不受而強入也

秋公至自伐衛此與桓十六年公至自伐鄭之意同亦志其伐衛之罪也去冬伐今秋歸逆命納簒故書自伐至譏之也穀梁所謂見公惡事之成也

螟 紀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三傳皆以為衛寶胡氏曰案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 左氏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杜氏注公親與齊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於齊侯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慙 文姜如齊師宣淫以求賂於齊侯為辭以自解齊侯以文姜請而歸之衛俘衛朔所賂諸侯之貨寶朔奔齊齊首惡主之入國故主受衛之賂而分於黨惡之國胡氏曰齊歸衛寶春秋書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朔搆兄篡立逆王命齊侯何强欲入之蓋朔以貨賂動其心故果於為惡而不顧反視朔為奇貨以鼓動諸國正所謂元惡大憝聖筆特書不隱魯受衛俘交誅之也

七年甲午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杜氏注防魯地遠至魯地齊侯之志也師

氏曰凡夫人與齊侯會享一一書之而不遺所以著其已甚也　去冬齊歸衛寶以悅文姜至春即期而自遠來會曾無忌憚莊公立七年矣既長非幼何不以為醜而思所以制之哉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夜穀梁作昔　隕公羊作霣

左氏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杜氏注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没

穀梁傳恒星經星也　經常也謂常列宿夜中夜半隕落也如雨衆多不可為數也　星精也物之精氣浮于上而成象夜忽不見精氣衰黯無光采宜乎至夜中而隕落如雨之多也此天象之變也證之於人列星諸侯之象不見者諸侯昏蒙而棄禮義法度也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襄陵許氏曰王運將終而霸統方起之祥也胡氏曰漢成帝永始中亦星隕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天之示人顯矣

秋大水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而為災故書也

無麥苗眉山家氏曰傳者謂周七月為夏五月故以無麥苗為災非也中原之地種麥最早故月令七月勸種麥令曰無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故田無麥苗非謂已熟之麥而言也此春秋災變合於夏時者也　愚謂秋既大水麥不可種秋苗亦漂蕩故無麥苗以紀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杜氏注穀齊地濟北穀城縣今屬鄆州東阿縣　初夫人與齊侯會于濼毬此大禍及孫于齊復歸連年會于禚享于祝丘如齊師令又一歲而再會春秋直書不為魯諱皆詳書于策以貶其惡明年豕啼之變具禍淫之報乎

八年乙未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止也郎

魯境上邑杜氏注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公妄興師無名久次于外期會不至書次書侯以貶之也陳蔡失期故皆人之

甲午治兵　師久次于外侯與國不至訓齊其衆也胡氏曰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期三國不至師及齊師圍郕而郕已降於齊魯師之出親仇讎伐同姓勞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春秋特書以貶之也

秋師還　歷三時之久全師無功而還也左傳慶父請伐齊莊公不可是公親將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何耶妄加兵於同姓暴露既久勞民毒衆甚矣故略之而不欲言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去聲管至父戍葵

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音基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謂連管因之以作亂冬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反徒人費遇賊于門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襄。齊襄之弑其禍本于僖公寵其弟夷仲年之子無知公之肆行不道淫恣無度連年征伐無不如志惡積貫盈一旦蕭牆之變戕身賊手春秋特書以示戒也

九年丙申春齊人殺無知 左氏傳初無知虐于雍廩齊大夫春雍廩殺無知劉氏曰雍廩殺之則其稱人以殺之何討賊之辭也蓋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也無知雖立而齊人不以為君故不稱爵任仍去族罪在所當誅也

公及大夫盟于蔇蔇其器切公穀作暨　杜氏注蔇魯地琅邪繒縣有蔇亭今沂州承縣

公與其大夫盟欲納子糾也是時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大夫必齊卿之任事者特表異之故不名及者內為志也公忘父之怨而為立嗣繼絶施德於仇讎大義滅矣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左氏傳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桓公自莒先入杜氏注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　小白與糾皆以僖公庶子出奔而糾弟也春秋書糾不書子明糾不當立以小白繫齊明小白宜有齊也然稱入者難辭也以無王命也莊公忘父之讎納糾又所奉者不正春秋特書之以罪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齊人已殺無知可葬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音干時我師敗績 左氏傳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乘他車而歸秦子梁子公之御及戎右也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杜氏注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陸氏纂例趙子曰內敗不書此書者納讎喪師以惡內也 言及者出魯意也莊公欲納子糾而不克怨而與齊戰戰而大敗惜乎此舉不為復讎而戰復讎則雖敗亦榮矣故春秋惡其志讎納不正以取敗故沒公以重貶之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氏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

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生竇魯地魯為齊殺之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歸言於公而以為相取者非所當取也殺弟當目君而罪齊人何也始莊公與齊大夫欲立糾大夫謀不審於初而盟之已可罪及小白得國不念同氣而從讒親之辟貸其爭立之罪而必殺之故春秋首書齊人加子於糾又書取書殺并罪其君臣也糾已越在他國齊私一國為己有以為絕禍根亂本忍加刃於同氣不仁亦甚矣

冬浚洙杜氏注洙水在魯城北合泗浚深之為齊備

魯雖為齊殺子糾猶畏齊師之至故浚洙為之備固國不在險在乎明政刑結人心而已春秋書浚洙見其徒勞民力惟務守險而不知本也

十年丁酉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勺音灼杜氏注長勺魯地傳例皆陳曰戰未陣曰敗今不先書戰而書敗惡詐戰也蓋及其未陣以計勝之敗齊師者僥倖耳

二月公侵宋　左氏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陸氏纂例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凡書侵伐不書勝敗掠而還也　魯幸於勝齊遂潛師以掠宋境構怨二國以名郎之師故春秋書侵以惡之也

三月宋人遷宿　杜氏注宋强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　穀梁曰遷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此遷國之始宋廹宿而困之宿不得已求遷遂攘奪其地故遷取與滅國同辠書之而惡自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去聲丘　杜氏注乘丘魯地今兖州府乘氏縣　左氏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魯大夫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自雩門竊

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臨江劉氏曰二國駐師而欲闚利乘便魯不能推忠信奉文告以止齊宋之師而出奇計以覆滅其軍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也　齊宋合謀會兵直入魯境將以復怨以二大國之兵勢必盛魯人寧不憂懼宋師初至不整為魯大夫窺破乘其未定以計勝之卒如其料破宋而齊師還蓋二國以強而驕驕則輕敵故敗魯以弱而懼懼則用謀故勝竊料二國之師既合不用奇謀禦之則不能制勝其來也志欲吞魯不敗則不退豈區區文告所能止之哉然聖筆書敗蓋因其實而譏其非用師之正僥倖於一勝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杜氏注荆楚本號後改為楚楚祝融之後周成王初封熊繹於丹陽今江陵枝江縣桓二年楚武王始僭號稱王六年侵隨楚始大九年敗

鄧鄎十一年敗鄖十三年伐羅敗於羅莊四年楚武王卒文王立六年伐申至十年敗蔡始見於經浸為中國患矣故荆書自此始而以吳終焉 左氏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不曰荆子何也外之也書敗蔡師見荆非以戰勝蔡出蔡不意以詭計敗蔡師莘蔡地書以蔡侯歸言楚之易獻舞蔡侯名諸侯不生名服為臣虜故名之不書獲不書執不與荆人陵同盟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徒南切譚子奔莒杜氏註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左氏傳齊侯之出也奔莒時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 此滅國之始也齊侯去年入齊今年滅譚恤民之政未見而滅國其惡著矣自此至僖四年而後服楚譚小國齊大國以大陵小以衆

覆寡宜乎譚子不能支也不名之蓋無罪不可責也奔不言出國已滅矣不可復入也

十有一年戊戌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音茲　左氏傳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杜氏注鄑魯地考之莊元年齊遷紀三邑鄑其一也齊滅紀則鄑為齊地非魯地也宋師在齊地而公再敗之毋乃黷武之甚乎

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宋來告而魯弔之也左氏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大水陰盛之徵明年秋南宮萬之禍兆

于此天以災譴告宋而不知悟觀春秋存災異不徒志也

冬王姬歸于齊左傳齊侯來逆共姬所謂齊桓之夫人三共姬其一也春秋惡公忘父讎而再主齊婚而不辭故齊侯來逆而不書但擇其重者書之以示貶也

十有二年己亥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叔姬紀侯媵也伯姬卒紀侯去國又卒紀侯以酅邑入齊為五廟後紀亡僅有此邑至此叔姬歸酅以奉其祀不以國亡變易其志故春秋賢而錄之公羊傳其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師氏採公羊說以為未詳而謂紀侯既卒叔姬歸于父母之國可也嫂叔不通問況可歸于叔乎以歸為婦人初嫁之辭今叔姬于酅亦言之其義微而顯矣蓋譏之也東海亦以失婦人以禮自防之義是說國通然春秋於叔姬當隱六年歸于紀雖媵亦特書

之以其賢也至此已三十四年紀國已亡歸鄰奉祀以終其身非其婦節可重聖筆何故書卒又書葬恩禮有加以為婦道之勸以是觀之三子之說不然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十年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音石南宫長張上聲萬公右顓音遄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反為大夫與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君之淑且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劔而叱之萬臂搬蘇割切側手擊也仇牧碎其首齒著于闔遇大宰督于東宫之西又殺之南宫長萬多力自恣有無君之心久矣故因博戲而怒遂弑君仇牧死於

難可謂不畏强禦矣聖筆犂聯書及見春秋重死節之士當時卿大夫豈無操國柄任事者皆縮首畏懦坐視逆賊弑君立君而莫敢圖之見宋之無人也惜乎仇牧勇於義而寡於謀不克執賊而死春秋亦與之也宋督以弑逆之罪身陷大惡故削而不書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弑君而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子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于陳以賂宋人皆醢之 春秋不曰宋人殺萬而書宋萬出奔陳歸惡于陳也陳納之又受宋賂而後歸之黨惡之罪不可掩矣 或曰經書宋萬出奔陳不書宋人殺萬疑左氏誣為醢經又不書葬閔公賊已討可葬矣何為不書疑萬之奔逸也

十有三年庚子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杜氏注北杏齊地左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齊桓倡伯自北杏始衣裳之會第一自此凡十有一會無特相會者矣 齊桓將率諸侯以尊王室使其臣來會告以平宋亂又不憚親屈其尊先會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舜之後杜氏注在濟北蛇音移丘縣 左氏傳北杏之會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齊桓滅小國蓋先其易者為之以示威而脅大國與滅譚同一軌轍蓋伯者行事以力而不以德也春秋書之而惡自著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今東平府東柯縣左傳始及齊平也 魯莊

自納糾不克忿而與齊桓戰敗而後嘗再勝矣然終畏其強齊襄之讎當其身魯莊尚不致怨而與齊故春秋厚貶之推莊公之心亦何嘗以父仇為急蓋因忿而不行其志故與齊絕况今己易世矣齊桓圖伯而諸侯畢會氣燄甚盛故柯之盟魯與之平可也書公會者出齊侯之意魯安敢懟鄰而名兵予公穀載曹劌手劍劫取汶田之事經既不書未可盡信也

十有四年辛丑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左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春諸侯伐宋程子曰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與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不強致也是以功卑而易成胡氏傳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或以為貶齊稱人

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單伯魯大夫之貴者見元年逆王姬泰山孫氏曰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桓公請諸侯伐宋本不期魯魯使單伯會伐既伐而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劉氏曰魯單伯魯本不與謀及聞乃遣大夫會之其與陳侯如會同

秋七月荆入蔡左氏傳蔡哀侯為莘故繩譽也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音寺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滅息入蔡皆蔡哀侯自作孽也以婦人之故始為楚虜而不悔又復怨於息息滅而蔡亦滅楚熊貲為悅婦人輕用兵而滅人之國其罪著矣是時齊桓伯業未成楚方强盛未易輕伐故雖聞

之亦置之不問侯養其威力既久然後服楚此齊桓之伯術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桓公陳宣侯衛惠侯鄭厲伯于鄄鄄音絹一音真杜氏注衛地今之濮州鄄城縣左氏傳宋服故也　此衣裳之會第二齊既服宋宋與魯鄉諸侯會而齊霸將定矣是年鄭子儀弒厲公入

十有五年壬寅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此衣裳之會第三　左氏傳齊始霸也蓋言霸之漸是時諸侯雖嚮齊而猶間有不服者魯雖獨與之盟尚未盡信今春方會宋鄭至秋鄭復侵宋秋伐郳明年夏伐鄭宋主兵皆序在齊上齊猶未主諸侯至十六年九國盟于幽齊方定霸諸侯莫有先之者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自齊襄沒文姜久不如齊至是復往文姜於齊桓為娣妹文姜之惡稔聞之矣令其復歸豈不欲拒之以方求好於魯以圖霸業欲自近以及遠姑受之以隆親親然亦為桓累夫人一出遂再如莒而姦惡復甚矣齊魯能無醜乎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左氏傳諸侯為宋伐郳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郳杜氏注宋主兵故序在齊上時齊猶未成乎伯也

鄭人侵宋鄭已再與郳之會背而侵宋其反覆若此猶未誠服於齊也

十有六年癸卯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主兵故序在齊上與伐郳同伐鄭齊率衛報侵宋也齊始

霸而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

秋荆伐鄭左氏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也　楚為鄭患始此是時齊未全霸楚浸猾夏矣齊不之問者慎輕用其兵蓄威以待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杜氏注幽宋地滑國河南緱氏縣或曰今滑州也左氏傳鄭成也程子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程子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志同欲也　此衣裳之會第四不以兵車九合諸侯之始也春秋魯史也首書會魯會也不書公公不往而令微者會也齊桓方用霸術而求好于魯故不之問及其威行信立存亡繼絶讋服强楚至名陵葵邱則

天下莫不服焉春秋書幽之盟所以皋魯而與齊也

邾子克卒克儀父名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故稱子　克卒子瑣立

十有七年甲辰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作瞻　左氏傳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杜氏注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胡氏曰齊人執鄭詹惡齊之辭也　鄭不服齊不務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安能使之誠服也故稱人以貶之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以其厥後逃來故志之因先録其本也公穀皆以詹為鄭之佞人蓋進鄭伯之惡者豈齊侯知而執之歟

夏齊人殲于遂十三年夏齊人滅遂置戍守之至是已四年遂之四族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杜氏注殲盡也　遂既滅矣其族服屬已久一旦而殲齊戍必忍切也

齊戎恃大國強暴以虐其民故忿怨而盡殺其衆春秋不曰遂人殲齊戎而曰齊人殲于遂言齊人自取其殲也襄陵許氏曰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詘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以謂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觀桓之興如此則所謂以力服人者非耶荀子曰桓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如卿之言所滅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蘇氏曰詹之義當以身任齊責以紓國患而逃適自免故不書來奔而書逃來賤之也　齊執列國之大夫已踰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防閑弛慢以致亡逸齊之失也魯與齊盟為適逃主受之虧信義矣宜乎以來齊之伐春秋書之以罪魯也

冬多麋杜氏注麋多害五稼故以災書孔氏疏麋澤獸魯所常有多則為災故以多書高郵孫氏曰春

秋之法以有為災則書有螽是也以無為異則書無冰是也至於麋者常有之物雖無不足以為異惟其多而害五穀則書之矣　麋鹿之大者山陰陸氏以為陰盛所感惡氣之應蓋記異也或曰麋鹿也猶小人然當竄伏荒遠不應迭處朝右麋多是其應也

十有八年乙巳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書日與朔史俱失之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泰山孫氏曰此不言侵伐止言追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備也

秋有蜮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孔氏疏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投人景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膚其瘡如疥五行傳淫女惑亂之所生也左氏傳為災也蘇

氏傳生於南方魯之所無凡稱有皆所無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張主一曰麋者迷也蜮者惑也是時文姜為亂閨門之内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卒再成簒弑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丙午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媵不書

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杜氏注結在鄄聞

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滕陳之好故各來伐劉氏權衡曰陳人陳大夫也結以滕事行及鄄聞齊宋盟有謀伐魯之意遂假公命往盟自以為解事殊不知滕雖小事禮不專則失其好會盟國之大事必先期約然後赴盟況區區一大夫微者安可敵二大國哉胥失之矣宜乎貽怒召兵甫至冬而齊陳來伐結之抉私擅命致討是大可罪莊公亦不之責無政刑可知矣春秋書之以示貶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三國稱人將卑師少也魯之事齊內懷向背而不盡信盟鄄盟幽未嘗親往又受鄭詹而齊未討及結以滕事而遂盟盟豈可固也然卒來伐而問不恭之罪以取

服焉魯蓋無辭於討矣襄陵許氏曰齊桓於魯蓋養之以恩而妝之以威此魯所以懐服而不貳歟左傳是年五大夫作亂伐王惠王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莊王庶子

二十年丁未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去秋如莒至是再往見魯之君臣不知禮義之大防任其出入自恣而至此極耶春秋屢書其惡以貶魯也

夏齊大災常山劉氏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為害者亦曰災言大者志以甚也齊來告魯往弔之故書劉氏曰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乏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戎穀梁作我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略定至是始伐戎戎在徐州之域齊魯最近故先治之也左傳是年王居鄭

二十有一年戊申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突以庶奪嫡亂鄭出而復入卒取鄭國雖簒而實君雖君而實簒不没其實也鄭忽亹儀之在位皆不書謂其不能君也突簒而春秋君之又志其卒非與之也于以見王政不行簒逆者得以肆志而終其位也厲公卒子文公踕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文姜之惡之罪不可勝誅而以國君之母得保令終哀榮備至因其僥倖厥後哀姜踵之以稔大惡卒蹈其禍宜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惠王左傳是年鄭虢殺王子頽納

二十有二年己酉春王正月肆大眚書曰眚災肆赦蔡氏注眚謂過誤災謂不

幸肆縱也謂過誤遇災二者入于刑則縱而赦之也茲所謂大眚者謂大罪極惡無不赦之是惠姦軌賊良民也春秋書肆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之惡甚矣而薨葬盡禮不得不然也既歸為國母送終之禮臣子所當盡也其惡則姑為隱之則直在其中矣不待貶而自著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公子禦寇陳之世子也未誓於天子則稱公子重王命也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書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譏專殺也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況世子母弟乎殺世子不稱君而稱陳人陳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禦寇為國之世子人得而殺之必有失其道者矣

夏五月春秋未有書夏五月首時者此五月之下疑有脱事爾

秋七月丙申及高傒盟于防公羊傳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程氏曰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為昏惡之大也

冬公如齊納幣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公親納幣非禮也案昏禮有六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即納幣也請期親迎即逆女也春秋書納幣逆女蓋納幣乃事之成而親迎事之終也莊公於桓六年九月生十四歲即位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已三十七歲始得成昏於齊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婚耳故其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何休曰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因其納幣以無廉恥為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為

重也

二十有三年庚戌春公至自齊公他時往齊不書至此特書至蓋顯示自齊何為而至耶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毋喪而往納幣故表而出之以示譏也與下觀社書至一同

祭叔來聘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杜氏曰穀梁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内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　祭邑也叔字也天子之下大夫也下大夫視附庸天子之大夫非上有使命不宜出竟來聘于魯非禮也春秋書之譏來與受者皆非也

夏公如齊觀社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穀梁曰以是為尸女也尸主也主為女往爾以觀社為辭　程氏曰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荆自桓二年僭號稱王浸以强大六年侵隨經皆不書至莊十年敗蔡始書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止書荆之本號惡其猾夏外之也至是來聘于魯嘉其始能聘故稱人以進之也杜氏注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纂例啖子曰凡外裔朝聘皆稱人君臣同辭　荆人遠來聘魯非魯有德以懐來之也蓋荆用遠交近攻之術其亦有志霸者之事歟

公及齊侯遇于穀　公及者内志也穀齊地簡禮而會之曰遇為昏而齊難之故行遇禮以要結其姻好也

蕭叔朝公　蕭今徐州蕭縣杜氏注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

不野合．蕭叔朝公為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

丹桓宮楹 穀梁傳禮天子黝堊黑色大夫倉士黈黄色丹楹非禮也何氏注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射音石又音亦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杜氏注扈鄭地為要結姻好也公至是年過三十六矣而始娶齊人疑之以孟任故過穀盟扈皆要結之也

二十有四年 辛亥 春三月刻桓宮桷 杜氏注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為盛飾 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 以細石磨之 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

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飾宗廟以榮讎國之女惡莊不子丹楹刻桷雖小事春秋因志其非禮以示後世人君當謹禮於微以正心術而防奢靡之易流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諸侯娶他國當親迎於所館越竟逆女非禮也況又之仇國乎春秋書如齊以示貶為後世戒魯莊木石肺腸亦何足責也

秋公至自齊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公羊傳夫人與公約然後入約遠媵妾也杜氏云蓋以孟任故泰山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

夫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為國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公既親迎而遄不書曰公以夫人至自齊而特異於他夫人至之例變文書曰入者不順之辭也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娶仇人子女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夏逆女秋公至自齊又書八月丁丑入見夫人後公而至之日多也昏義以正始為先始之不正終必致亂故其禍至于淫二叔弑二君幾亡魯國變書入者亦志其禍之始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覿見也杜氏注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左氏傳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

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胡氏曰男女無別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陰氣盛故明年復大水夫人入而災異洊見天之示人彰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羈曹莊公世子既葬踰年而不書爵弱不能君也戎侵曹將以納赤也赤曹之庶子也故不繫國不書公子為戎所納故曰歸歸易辭也其力足以主之也曹羈與鄭忽赤與鄭伯突其事相類故春秋書法亦同羈忽皆以嫡而出赤突皆以庶奪位突恃宋赤恃戎故其歸亦易爾是時戎以强凌弱赤以庶擅嫡齊桓稱霸方尊周室為盟主而不能治何耶桓之志在服大國故置而不問抑强扶弱與滅繼絶之義果安在也

郭公杜氏注蓋經闕誤也　公守近亡守是郭亡也與梁亡之義類也書郭亡言郭自取其亡也劉向載

齊桓出游見郭氏之墟問野人野人謂郭氏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劉氏謂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

二十有五年壬子春陳侯使女音汝叔來聘杜氏注女叔陳卿女氏叔字不名者天子之命大夫也魯自十九年公子結因媵而失陳之好遂與齊宋來伐今乃來聘以結好杜氏謂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髙鄄孫氏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惠公在位三十一年魯不會故不書葬

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禮日食天子鼓于社諸侯鼓于朝今鼓于社僭

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用牲非禮也春秋書之譏其失也此雖禮文之末亦不可不謹人君觀天變又當恐懼修省思務德以正其本也

伯姬歸于杞杜氏注伯姬莊公女不書逆不使卿逆之道微止書歸志禮之失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杜氏注門國門也左氏傳亦非常也失常禮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祈請而已不用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日月食皆有鼓所以充其陽也程氏日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日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

冬公子友如陳杜氏注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如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

二十有六年癸丑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自隱桓之世屢與戎會盟

春秋皐之以其不能自强爾戎之侵暴久矣非會諸侯未易敵也近齊桓嘗伐之公恃齊之親且强可以為援然不與之圖毅然出師以伐之魯之內政不治而事修然為不知務也勞師在外踰時而反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曹伯赤殺之也春秋書之以正其擅殺之罪孫明復以為不書名脫之也與宋殺其大夫同纂例曰稱國以殺殺無罪也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君以殺殺世子母弟甚之也三者雖有輕重之殊亦專殺而已蘇氏曰稱國以殺而大夫不名殺無罪也然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以强諫誅果有罪而名之乎又曰殺大夫不名者為殺無罪吁大夫之生也以無罪誅沒又不載其名于史後世孰為發潛德昭遺恨也公羊傳大夫之不名衆也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三人亦衆而尚名之是皆非也春秋殺大夫凡四十七聖筆

錄之以正其無王專殺之罪或名或不名不沒其實也其輕重則稱國稱人稱君三者而已

秋會宋人齊人伐徐公穀作公會古本左氏無公字當以左氏為正　杜氏注宋序齊上主兵　齊既霸而宋主兵序其上失方伯之體可以伐徐為小事而損其大乎徐近齊魯今泗州臨淮縣今春公伐戎秋又會二國伐徐恐其與戎合而為齊魯患也宋齊稱人將卑師少也二國皆微者雖親會伐不稱公不書至者二國同會役不淹時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甲寅公會杞伯姬于洮洮徒刀切　杜氏注魯地洮溝在濟州今濟南府伯姬莊公女　左氏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二十五年

夏莊公以伯姬歸杞至是始期會杞侯伯姬以叙親好然非禮也故春秋特書參譏之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此衣裳之會第五九合第三會也左氏傳陳鄭服也二十五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今始服也十六年齊會諸侯同盟于幽至是十年乃再舉之所以一諸侯之心以成霸功魯宋陳偕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大夫也原氏仲字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卒不書而葬書者國君無赴他國大夫喪之禮故不書卒書葬者為公子友如陳設也書曰公子友如陳此常使文也無所貶季子受命而行非自行也劉氏曰君不行使于大夫君行使于大夫內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夫而交乎

諸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季友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皆參譏之也　季友與原仲交契之舊其卒也固宜會葬其如陳則非禮也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纂例合禮者悉常事不書豈有二百四十二年內女唯兩度歸寧乎葢知非禮而來故書云爾　禮父母在歲一歸寧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伯姬今春方會于洮冬又歸魯故知不當來也書之以志其往來之數以示貶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逆者莒大夫自為己逆女也大夫非君命不越竟越竟逆女非禮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不書此書者以公自主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當主大夫與之自主之非禮矣春秋特書以示譏焉

杞伯來朝杞夏之後爲三恪於桓世書侯今書伯自伯而子浸以微矣杜氏謂稱伯爲時王所黜非也蓋自其一時之隆殺而書焉聖人非有心於降等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杜氏注城濮衛地　幽之盟衛不至齊將討衛會魯以共伐之也

二十有八年乙卯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書甲寅戰之日也不地戰于衛也齊稱人將卑師少也據左氏王使召伯廖音聊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立子頹在十九年也前年齊與諸侯同盟于幽而衛不至已嘗受盟而敗之今又以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致討衛不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即因其至而急擊之卒不能敵齊人節制之師而敗春秋舉戰之日加於伐之上著衛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而不知罪方以是日至而衛直以是日與

之戰所以深疾之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邾公羊作邾婁文公蘧篨立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氏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音拮柣音迭之門鄭遠郊之門衆車及自純門外郭門入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音玄門不發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楚言而出出兵效楚言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荆州舉之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也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因夫人之言而伐鄭師出無名鄭人示以閒暇而不敢入聞諸侯救至而速遁故春秋書救鄭善之也善齊桓得救急恤鄰之義也

冬築郿 杜氏注郿魯下邑公羊傳造邑也左氏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冬雖使民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歲歉可知而輕用民力作邑得已而不已無恤民之心甚矣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水旱而書大無麥禾者當冬之時五穀畢入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為國者何可無所蓄以備旱潦之災三年畊餘一年之食九年畊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何以為國皆以不務農節用以至此也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也告糴者冬饑臧孫辰往請糴于鄰國以備國用也劉敞曰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書之者責其事至而憂徒事其末而不知務本也

二十有九年丙辰春新延廄延廄馬廄也新者因其故而新之也　左氏傳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者日之長短與夜中分謂春分秋分也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于

坰野故日中而出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馬還廄故日中而入作延廄則當因馬向入而為之令以春作故曰不時去冬大無麥禾告糴鄰國則民飢矣延廄雖弊緩之可也去冬築郿令春新延廄不念民力若此書以譏之也

夏鄭人侵許 左氏傳無鍾鼓曰侵胡氏曰潛師入竟曰侵自齊桓之霸許未常來與會盟故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是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 蜚扶味切 左氏傳為災也不為災不書隱元年傳書有蜚而經不書 注蜚負蠜也公羊傳記異也何氏曰臭惡之蟲南粵所生非中國所有書有言本無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十二年歸于酅至是乃卒杜氏注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

義故繫之紀
賢而録之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諸今密州諸城縣又有故防城言及者别二邑也左氏傳書時也

三十年丁巳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氏無師字今從公穀成魯地今泰山鉅平縣東南 魯蓋欲會齊圍鄣至成待命聞鄣已降不復行耳鄣音章

秋七月齊人降鄣 齊以兵威脅而降之不書鄣降而曰降鄣以齊之强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也春秋之義抑强扶弱而已杜氏注鄣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紀侯大去其國叔姬從焉紀侯卒叔姬歸于酅婦人從人者也從不失節以是為賢也故魯書其卒又往葬之皆以正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世之法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說見二十五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

左氏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燕為召公之遺封職貢不至以山戎隔之齊伐戎所以通燕也故簡禮與魯遇以議軍事謀山戎也

齊人伐山戎　杜氏注山戎北狄也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胡氏曰何以知其非將卑師少以齊侯來獻戎捷則知之矣之戎遠地齊桓為燕而伐之聖人則貶而人之以為後世戒勞中國事外裔困吾民之力以爭不毛之地非强本治内柔遠人之道也

三十有一年　戊午　春築臺于郎　古者築臺于以覲農稼民風紀雲物故天子有靈臺

諸侯有時臺初非以觀覽為樂也文王為臺而民自樂與之經營故不日而成也魯莊當連年荒歉民力彫瘵之餘春夏秋及三時皆農月築三臺于遠地以為游觀之所其厲民也甚矣故書以譏之

夏薛伯卒 薛始稱伯蓋降班而告終也

築臺于薛 杜氏注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氏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侯伐山戎得捷志氣驕溢不顧失禮躬來夸示于魯聖筆書來獻者蓋抑之也

秋築臺于秦 杜氏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案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虞

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又城小穀勞民不恤若此至冬不雨魯莊安有閔雨之心哉洪範曰僭恒暘若經時不雨僭之咎徵當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故其應必至也

三十有二年 己未 春城小穀 小穀魯地或曰齊地左氏曰為管仲也杜氏注為管仲城私邑也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必詳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在濟州昌邑縣 左氏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 楚伐鄭在二十八年 謀為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劉氏曰其先宋何宋主齊也齊遠而宋近也諸侯之事重主輕大主小近主遠貴主賤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桓公三子曰慶父曰叔牙曰季友所謂三桓也莊公生三十七年矣始娶于齊卒無正嫡初築臺臨黨音掌氏見孟任生子般及其病自以嗣位不定問後於牙牙曰慶父材又名季子至季氏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又言牙謂我慶父也存是公欲立般卒無定見故惑而召亂也牙黨慶父俄而牙弒械成牙欲弒君兵械已成季子以君命酖之公子牙令將爾辭曷為與親弒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氏微旨季子愛義俱立變而得中故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意林曰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之意也使季子誅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為忠於國而適於權聽而與之所謂大夫

强而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乃此之謂也然則大夫非强雖有罪可殺君不得殺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杜氏注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左氏傳子般即位次于黨氏蔡例趙子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幃不飭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音班卒子般莊公子見上注左氏傳初雩祭也講肄也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子般妹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能投蓋于稷門稷門魯南城門言犖能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八月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

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子般見弑而書卒諱之也臣子之深情痛而不忍言之爾已立而書卒不書薨未成莊公葬禮則不君之此春秋之常法也子般孟任之所出始之不正故犀公子心不服季子以死奉般而立之正也然季子不酖叔牙以遏其惡則公不得正終般不得繼立既立矣其如哀姜妬悍不樂孟任之子得立而慶父久通哀姜志欲取國哀姜力為圖之則子般安得保其位故立二月慶父使圉人犖賊公于黨氏此皆莊公内治之失稔成其禍僅免其身卒弑二嗣有國者可以鑒矣

公子慶父如齊慶父已弑子般未能便取其國者以季子之黨未順而魯俗秉禮人心亦未盡從故利閔公之幼立焉因如齊以告霸主且為自託之計其書如齊者見其久專兵柄肆行弑逆而出入自如

曾無忌憚魯之臣子亦莫敢誰何也其使圉人犖弑般為謀必甚祕事方新而未彰故齊桓雖疑之而迹未著故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姑俟之爾後年慶父再弑閔公欲立而不遂蓋亦畏齊伐之其出奔也不之齊而之莒知齊已察其惡故不敢往也齊為方伯况與魯親且鄰坐視而不正其罪徒使仲孫省難見其有乘亂取魯之私心無恤鄰討賊之實意也

狄伐邢 杜氏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今之邢州龍岡縣

讀春秋編卷三